

T856/7174.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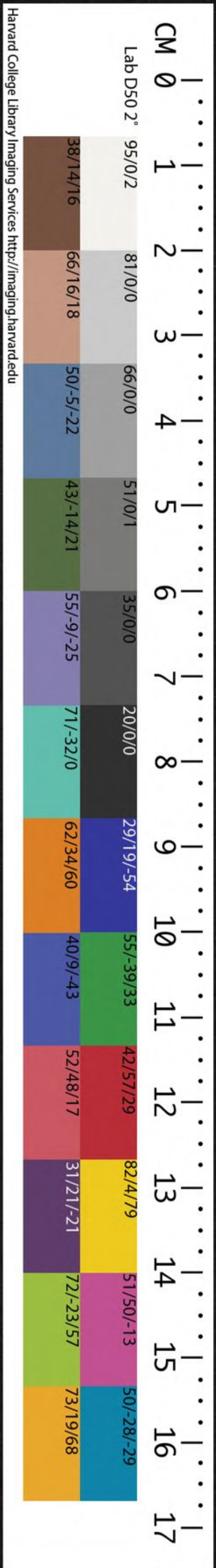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951

09

孟子

一四三



孟子講義函勉錄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男宸徵直方

姪禮徵用中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外孫

曹煥謀詒我

全較訂

張大有長風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左傳於孔子生卒歲月皆謹書之
司馬遷作孟子列傳獨不詳生卒歲月何與或云孟子
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
年正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愚按春秋年表周定王二
十一年歲無三十七年也自定王至赧王二十六年凡
一百五十二年此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生壽八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書館珍藏印

四皆與年譜不合。豈譜非耶。抑記者誤耶。綱目書孟子出處而不書卒。亦闕事也。

湖南講曰。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前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全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晉國及襄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牽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

李毅侯曰。興兵構怨之非仁義也。中於世道者也。爲我兼愛之非仁義也。中於學術者也。不問中於世道與中於學術而皆使天下無父無君。則紛爭弑奪之禍。未有不由此者。故孟子言仁義於齊梁之間。欲其行也。辨仁

義於楊墨之外。欲其明也。仁我之道。明且行焉。天下始各得其君臣父子之常矣。

牛春宇曰。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敷衍性善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伯與齊梁之君開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所以衛其防以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故上下篇之終皆以此。孟子於齊梁之君。惓惓於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及庠序學校之政。然皆遏其好利之心。擴其不忍之心。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總旨 徐敬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

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孟子見梁惠王兩節 翼註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

王何必曰利節 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又曰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又曰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邵二泉曰唐虞人心道心之訓說得緊細孔子喻義喻利之旨說得分明孟子何必亦有之語說得嚴切○此仁既是專言之仁而又與義對說

者與中庸三達德之仁同例但彼以仁知對說則是知行之分此以仁義對說則是存心制事之分大抵仁有三樣看法有專言之仁有偏言之仁有專言而又與義與知對說之仁○東陽許氏謂愛之理舍體用是矣謂心之德只說體未是論語有子孝弟章吳氏程說自明○朱子曰所謂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蒙引謂如此是義亦一半在外了又曰據事而言只喚做理不喚做義按蒙引不是朱子固曰理雖在外而實具於心矣註事之宜即所謂在物為理也蓋此義字包得理字王曰何以利吾國節 張彥陵曰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大全

辨惟適張氏曰此節當玩三日字及何以字凡弑君奪國遺親厚君皆從此一念胚胎日字乃心口相商深機隱智蘊蓄處○上而言利即不取之於下而下猶將化之而況其勢必取之於下也下而言利即不至奪其上亦非上之利也而況其勢必至於奪上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蒙引疑萬取千焉三句爲不可曉謂如天子畿內千里只得萬乘其公卿諒非只一二人欲每人各取其十之一則萬乘盡矣天子又於何而取給按依愚說只以其所統屬而言則可無此疑○張彥陵曰後義先利雖主下之人說却根上好利來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梁無知曰上面說危說弑說奪則遺親後君極矣仁義却無此禍○張彥陵曰不遺

不後皆自一念真切懇惻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翼註曰一說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說看來只可結歸梁王正講還間間說○張彥陵曰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說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張彥陵曰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綱目於諸國未稱王之前則正名書侯如曰魏侯斯卒齊侯來朝之類既稱王之後則改書君如曰楚君類卒魏君營卒之類此法本春秋不與吳楚例然則孟子書王可乎曰春秋綱目所以正萬世之法也孟子稱王者所以明遵時之義也綱目亦止書君而不純依春秋楚子之例蓋此時天命已改朱子亦不得尊周矣

附車乘考 車乘之制包氏謂十井出一乘方百里之國適千乘是八十家出一乘也此雖與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說合然朱子疑其非八十家所給○馬氏與前漢刑法志俱謂千乘非百里所能出必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方能千乘刑法志本周禮謂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凡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五百十二家而出一乘也馬氏本司馬法謂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則似八百家而出一乘丘氏曰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十六井則山川城郭以四數之者田之實數也司馬法以十數之者兼山川城郭而言也然則馬氏與刑法志之說其實一也朱子謂馬氏

說八百家而出一乘者偶誤耳蓋總之千乘非百里所能出矣○按孟子公侯百里之說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雖不同然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則疑所謂千乘者亦兼附庸而言非必皆其國之所有也大夫百乘亦以其所統屬而言非必皆其家之所有也集註謂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亦大槩言之耳○程氏復心○又按邢氏論語道千乘章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閼官云公徒三

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而已。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又按陳祥道禮書曰。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按依邢氏陳氏之說則千乘止是都鄙之所出。尤非百里之國所能辦矣。益可信其兼附庸而言也。○可疑者天子六鄉方百里故能出千乘。尚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如此則安能出五百乘。且三鄉既有五百乘則三

遂復有五百乘是鄉遂所出已有千乘。此亦未必然也。竊恐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則出自三鄉。三遂似爲近理。試質之高明者。○陳祥道禮書曰古者或以甸爲乘或以乘爲甸。以甸爲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案盛是也。以乘爲甸。春秋衛良夫乘衷甸兩牲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按都鄙有甸法。鄉遂無甸法。而周禮以遂爲邦甸者。意者以其外拒於甸而名之也。

王立於沼上節。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按梁王日中說賢者不要太深。彼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居不賢。須說有分寸。賢者而後樂此節。所爭在賢不賢。不在樂不樂。梁王著

意。在樂不樂。孟子著意在賢不賢上。○賢者而後樂此二句。只虛說爲是。故下二節方發明其意。存疑謂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爾。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似非此節語意。○張爾公曰。唐憲宗元和七年。上御延英。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烽火屢警。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遽爲樂哉。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經始靈臺節。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卽營之也。諸家未有明說。愚意如此。○東陽許氏

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意。○古之人卽指文王與民偕樂二句。俱貼文王講。蒙引存疑。淺說皆然。然則當於言外推開。以見凡爲君者。皆當與民同樂。而後能有其樂也。○翼註曰。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張彥陵曰。偕樂。指平日治岐之政說。○翼註又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故必與民偕樂。而後樂。此蓋一本萬物之心。若但以危亡不作。而能享其樂。則淺矣。○艾千子曰。卽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徐儼弦曰。能樂處。是中和位育。天地變化。蕃盛氣象。時日曷喪節。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築講。註引

此以明云云似亦當補在言外。○張彥陵曰豈能獨樂
句不必說到覆亡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
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故
能豈能相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覆亡
亦須兼說。

寡人之於國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通章當以盡心二
字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看他許多經制
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
耳而况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抉
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徐於泉曰天地以生養爲
心而以其所不及之權付之君故君也者乃天寄之以

生養之權者也斯民失所賴之以區處而兩賜氣數不
齊賴之以變調聖人參贊化育之功正在於此却乃於
凶荒札瘥漫不知所以處之徒歸罪歲凶天之立君之
意至此孤矣况有虐政以使民飢而死耶。○徐自溟曰
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不重桑重穀不重材木治貴因
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
較民數貴屢恤天下不貴轉移一國。

寡人之於國也節 張彥陵曰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
句正盡心之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
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徐儼曰盡心焉耳
已矣便是梁惠王的病根假如不違農時兩條目有許
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今全無施爲只是一個盡心便

是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張彥陵曰何也二字是推到歲凶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令罪歲意

不違農時節 蒙引講不違農時極與註合但看來兼四時農隙講亦可不知註何以專主冬言想是欲舉其要者言之耳○張彥陵曰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又曰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又曰勿以不違等盡言因天五畝等禘是人為要曉得不違不入時入亦係乎人田里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段是聖王心思段段是天地利澤○此說雖似背註然註所以專以

上節為因天者蓋上節所言天事居多下節則所以濟天地之窮也若究言之則俱是因天俱是盡人也

五畝之宅節 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張彥陵曰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但順其所欲曰不違逆體其所惡曰勿奪三可以字須重法制者身上看○翼註曰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具文兢兢乎一稟乎天命民心之正○愚按申字須刻入一番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著想有提醒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迪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節。張彥陵曰：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又曰：無罪歲內，便舍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

寡人願安承教章總旨。黃貞父曰：通章只是借客形主之法。初以梃刃相形，是虐政之毒慘於兵刃；繼以獸相食相形，見視子民不如犬馬；繼又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愧於父母，且并流禍於苗裔矣。吁！可畏哉。○又曰：此章提醒惠王處喫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四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寡人願安承教四節。張彥陵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獸相食兩節，獸相食節似就是非上論，作俑節似就利害上論。看來蒙引意亦如此，但說得不甚明白。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總旨。此章論仁政與上章一樣，只是先除其虐政，所謂王道之始；王道之成者，俱未暇及。他日告齊王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似亦只是省刑薄斂之事。○張彥陵曰：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斂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以彼奪其民時，看來知此說為有理。

晉國天下莫強焉三節。張彥陵曰：晉國莫強，指先世說。

○又曰曰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
暇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蓋煩刑橫征
民皆重足而立矣○嚴刑由於重斂蒙引亦有此意然
須知此是餘意本文只是平列○耕耨以下依註是省
薄之效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
日以脩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
而自能孝弟忠信也○張彥陵曰脩即脩整之脩不但
是講明人事出事正自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
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人事出事雖正是脩
然語氣非以人事出事為脩之實也脩就自家身上說
人事出事對父兄長上說翼註曰脩不但講明便有身
體力行意說得極是又曰人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

是脩也非脩以後事出則說得欠分明矣○孝弟忠信
蒙引分貼父兄長上存疑不分存疑較長淺說亦從存
疑○可使制挺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
所以可使撻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挺為在我不有必
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挺
猶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
彼奪其民時三節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
開說○梁無知曰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
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何事不
可為

孟子見梁襄王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大旨只重不嗜

殺人四字然要得久旱易為雨勞民易為仁意○徐儼

弦曰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所以正其本也
孟子見梁襄王二節 惡乎定淺說曰蓋謂列國分爭天
下當待何人而後定也愚意蓋謂天下當待何時而後
定也淺說似未是○定于一時解有以廢封建之意說
者大謬周之盛時千八百國何常不是一耶
孰能一之四節 徐立扈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
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與兵構怨是也嗜欲故
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
轉不一為至一○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
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不嗜殺人之所以能一者
以當戰國之時也蒙引說得最好然須知此是王知大
苗以下意思此處似未當露此意存疑已見及○徐做

弦曰受牛羊而為之求牧與芻尚不可立視其死况為
人之牧而甘於殺人惡在其為人牧哉故不曰天下之
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此牧字嗜字中却有深意○翼
註曰望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桓晉文之事章總旨

翼註曰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

是心足王是斥伯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
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
庖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為是啟王以擴充
次段至孰能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
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正是保民之實政○
愚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
是明其可以保民而王自不為也○張彥陵曰齊王病

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關土地朝秦楚
蒞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
兵構怨以戕生民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功而
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晉文之事兩節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不可
謂仲尼則道而仲尼之徒則不道蓋如春秋所記只是
紀其事錄其功而已至其經營伯業之事則固未嘗道
也玩大全范氏朱子之說可見王氏若虛說欠分明○
胡敬齋曰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
脩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伯者之事

德何如節 王以道言若只論其功則下文朝秦楚等豈
王固已欲之矣○保民而王見得甚易甚平○張彥陵

曰此處保民慢露心字○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含下
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恤意含下凶
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與兵構怨

若寡人者節 存疑謂羊血如何費得鐘孟子姑以此贊
之主於開導其君耳看來如何見得羊血費不得鐘此
意殊不必

是心足以王矣節 張彥陵曰問愛牛之心如何便足保

四海李衷一曰心只是一箇心但人只爲私意旋起便
把真心來蔽了若無所蔽處真心自然透出來齊宣於
穀竦之牛無些些相干故無所蔽真心便自透出若於
百姓這點良心豈沒有只爲爭地爭城便殺之而不惜
窮奢極欲便橫征而不惜逞氣作威便嚴刑而不惜此

不忍人之心。苟無這幾般遮蔽。照依見牛而發。勃不能已。百姓安得不愛。故知愛牛愛民。同是此心。只是蔽不蔽發不發耳。孟子啟迪人。這極是痛快處。○此章心字。正對桓文之事看。○張彥陵曰。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爲擴充之地矣。東陽許氏說甚明。○新安謂王有愛物之心。可知其有仁民之心。此意雖不可少。然不重在此。此章只要說他仁民之心。爲欲所蔽。而要其擴充耳。○擴充卽推恩也。○推有。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

民愛物。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也。○論來所謂擴充者。心上也。要擴充。事上也。要擴充。由心而達之事。亦可謂之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爾。如宣王愛牛之心。真切自然。生出個術來。心與事不分兩項也。故集註所謂擴充者。只是擴充其心。而政自該在內。後面說推恩說發政說制產。雖俱就事說。然皆本心上來。四端章亦然。若離婁首章。則重在政上。所謂有仁心。不可以無仁政也。此另是一樣說話。

誠有百姓者節。張彥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卽字恐是卽如夫子所言之意。若作不及計較。意則齊王

此時已能察識矣

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節。翼註曰古人文字意
仕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也。○是誠何心
爲愛爲不忍。自家都不識了。

無傷也節。四書脈曰無傷也。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
之心也。○翼註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
而不爲禮所妨碍。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豐。平說
則又是一禮術矣。○徐用齋曰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
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
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此節術
字。雖要緊。然却不重在術上。只是見術正。所以全其仁。
無傷於其仁也。可以見王之此心。本無不善。○翼註曰

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止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
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耳。○張彥陵曰。易牛時
全不會打點。若一打點。便又有一個不忍出來。○蒙引
曰。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心可言。故曰理而已。蓋理
素具於心。隨感而發者也。按蒙引太拘集註所以上言
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四書脈曰。見生不忍見
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心人孰無之。只爲經過庖廚。聞見
得多。遭雖知可憐。而奪於祭祀宴享。必不可廢。故且忍
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了。如看刑人。眼慣便不見
慘。久之。不忍之心。日忘日絕。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
經庖廚。使此心養而不發。待有遇而發時。決不使發而
不遂也。○沈無回曰。遠庖廚。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

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

他人有心節。張彥陵曰：齊王口口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殼觫光景，宛然在目。方識得此心不從外得。○沈無回曰：疑問補云：戚戚所謂不忍殼觫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啟而認取爾。○又曰：齊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

有復於王者節。張彥陵曰：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

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為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

老吾老節。此節是一意反覆。大意謂王道甚易，不過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存疑可玩。○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循序意有不難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至而已矣。則俱是結上語。故推恩二句結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雖通指堯舜三王，然其實即指文王推廣結之，不是另尋一證也。故曰：只一意反覆。○翼註謂天

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意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爲却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加彼犯重如此看則前後文氣兩樣了恐未融○又曰運掌有守約施博意卽禹心字詩不過證之耳○徐岩泉曰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同也吾不過以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個法子不須別法○翼註曰王者以天下爲家故曰家邦純指國言○季九我曰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容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雙鋒說得順推逆推二意明白但須知此節本文只說得順推若逆推意自在言外○翼註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

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爲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爲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構怨

權然後知輕重節 上文旣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旣蔽則欲其量度○徐岩泉曰大學治平之效自格致始孟子教齊王保四海直打個權度出來便是良知作用

抑王與甲兵節 張彥陵曰與甲兵三句串說與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曰然後快於心與又是挑動

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爲欲所蔽耳。
○註曰。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蒙引謂此。又是一重度了。
最是不可以此節爲正解。王請度之也。蓋集註不過謂
此節亦有度的意思。其實此節度。又非上節之度也。○
興兵構怨。是所以不合權度處。朱子小註謂此。便是不
合權度處。稍差。若謂此亦是不合權度處。便不差。是卽
蒙引所謂。又是一重度也。

王之所大欲節。張彥陵曰。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
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又曰。王之
諸臣二句。似谷。實是輕覷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
頤指氣使。供耳目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

若是其甚與節。董思白曰。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

量之意。分明道著齊王倒轉便不是。○方千里者九。只
是大槩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豈
與秦楚同爲千里耶。

今王發政施仁節。張彥陵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
以施仁。串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
下之欲爲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
能禦。方說他歸附。○唐士雅曰。發政施仁。卽從愛牛不
忍之心發出。士農商旅皆來歸者。卽蓮掌保四海之意。
○發政制產皆本仁心來。但發政施仁句。施仁二字頗
輕。蓋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其仁也。不可卽以白文仁
字爲王翼註。不是。又兩個反其本。只指發政制產。但發
政制產則又從仁心上出來耳。言發政制產則不必言

仁心而仁心自在其中矣

吾憚不能進於是矣節 徐做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句王却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即云吾憚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節 張彥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七既不

不為無兩層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此節制字重看有區畫分授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節 張彥陵曰按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恆產○又曰恆心只是一個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又曰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五畝之宅節 張彥陵曰五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

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翼註曰。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邊而謹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

附張侗初雍訓曰。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酸醜。卽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酸醜。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捷發生處。自有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

說箇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智。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又曰。齊王不忍。若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夷子厚葬其親。若在葬埋上起見。便抹殺個仁孝。因葬埋有厚。便有個薄來對。他此皆從禮制既備後。較量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遡當初沒有禮制的時節。而掩之一念。却是何念。因此而起葬埋。則葬埋原已屬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矯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別也。夷子一向爲厚薄之說。所扭却忘了本心。今把本心喚起來。便慨然曰。命之矣。識得本心。

稱家有無薄亦是厚不識得本心金棺石槨厚亦是薄
○指出此兩段見術不是人爲的術道不是人爲的道
大抵道術人各一見如管商老莊孫吳只因原頭差別
耳孟子一生單提不嗜殺人救當日好殺之君單提正
人心破個邪說誠行所以爲大有功於聖人聖人先知
先覺只是要扒熾認一本心因裏自有是與自回轉來機
丑半羊土豈見與聖人下本心與午鼠其機得亦發
爲莫好而好聖齊王自下也不覺○又曰齊王不惑豈
然其北水皆有一豈真念惡與有一豈真以用莫爲而
問茲轉惡信神之語也孟子曰斯慧辨味亦此高慧自
主豈與是條交與譽惡其種念取下極語亦皆非委曲
辨論羊小十大此是愚人亦半羊土豈見不財天卦機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試觀常人之情獨樂
不若與人之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甚而况爲民上者
乎故觀疾首蹙頰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喜色之
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稍異而民情之向背
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
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見孟子曰三節 湖南講曰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
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
鬱有何不同

可得聞與節 翼註曰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

君上與衆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彥陵曰
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
張本

臣請為王言樂四節 彥陵曰此兩節俱是設兩個情景
如此非齊王實事○按今王鼓樂不論今樂古樂○徐
徽弦曰舉疾首蹙頰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問其今樂
與古樂也下一舉字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
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頰則雖好先王之
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
則雖好俗之樂何妨於治○大全辯或曰頰阿葛切說
文云鼻莖也從鼻曷作𦏧史記蔡澤傳雖顏蹙𦏧𦏧即
頰也額鄂格切說文云額頰也本作額按鼻莖與頰異

集註頰額也誤疏云蹙其鼻莖朱子獨不采用何歟○
張彥陵曰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故也○存疑謂何以上不當用不然二字
看來即用不然字亦不碍其為欣幸之詞依蒙引可也
附羽旄考○禮書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
常王交龍為旂諸通帛為旟孤雜帛為物大夫熊虎為
旗師鳥隼為旟州龜蛇為旐縣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然
熊虎為旗而九旗亦謂之旗經傳凡言旌旗是也日月
為常而諸侯之旂亦為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
也交龍為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
也析羽為旌天子至大夫士之旗亦謂之旌樂記龍旂
天子之旌是也亦猶五溝皆謂之溝五塗皆謂之塗八

法皆謂之法也。○又曰：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為旗飾也。旗皆有羽旄而全羽之旄析羽之旌又與夫飾旗者異矣。○按禮書則是旌旗二字在九旗中本有專指若大槩言之則旌指竿首之羽旄指畫帛又舉旌可以該旗舉旗可以該旌故註曰羽毛旌屬蓋旌總名羽毛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文王之圍方七十里章總旨。說叢管登之曰：朱子表文圍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圍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為大齊都營丘郊畿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為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

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以無圍。圍禁可以無設也。○張彥陵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文王之圍方七十里兩節。張彥陵曰：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併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圍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蒙引主此殊誤。

臣始至於境節。蒙引曰：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關蓋與鄰國交接之界限也。以此推之恐為太公周公之封齊魯為方百里者為可疑。按蒙引不是。依禮書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註云云者以此時齊地已不止百里耳。豈可遽以疑周公太公之初封乎。

交隣國有道乎章總旨 張彥陵曰通章雖分知仁勇三
段合之總成交隣之道其意總歸在安天下上○徐倣
弦曰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隣除暴事不相妨苟仁
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
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爲不仁不智
了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又濟其仁
智之不及者也○知仁勇本不可以事分只如以大事
小一件非知仁勇兼備者不能不必說到事大而後見
其知說到除暴而後見其勇也餘俱倣此然此章則以
事分配者也蓋以大字小非不可以見智勇而藉仁處
爲多以小事大非不可以見仁勇而藉智處爲多除暴
亦然○知仁固分配事大事小矣而知者仁者則似不

必分爲兩項人如一人也方其事小則見爲仁方其事
大則見爲知耳然此章則又分爲兩人者也有 等自
然合理之人則能以大字小有一等不敢違理之知則
能以小事大惟勇則卽就知仁內見耳○知者仁者既
分爲兩項人則所謂以大字小以小事大者似亦是交
互言之也仁者非不能事大智者非不能字小但有安
勉不同耳然此章則又不作交互看者也仁者雖亦能
事大而知者則未必能字小蓋樂天畏天雖總是一個
理然既有樂畏之不同則其所見爲天者亦不能無淺
深之別故以大字小之天有非知者所能知者矣此知
者與利仁者又較淺也○右上三條首條無可議下二
條亦依大全蒙存如此講耳湯睡菴四喜脉曰仁者知

者不是兩樣人以所處之勢異也似尤直捷當侯再定交隣國有道乎節 大全辯或曰文王事昆夷但與民休息不忍窮兵黷武與漢文帝無異屈體和親則昆夷非其比大約如漢宣之撫呼韓耳周自太王而後夷狄漸衰漸遠岐周之境文王安輯其部落亦僅猶後世之處降夷所以終武王成王之世未聞有事西北只東土一帶尚煩經營此周初得盡力東方之本也

以大事小者節 四書脉曰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麼乃樂天者也這等敬謹是畏甚麼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敬謹○按淺說先講天字睡菴先講樂畏字俱可若睡菴又云只重二個天字樂字畏字已上面發了此却不是

天字獨非上面所已含乎○張彥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又曰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翼註曰樂天畏天天字還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四書脉曰在已無可乘之勢在人無與師之名○此節不過見得交隣之善以見其道之當盡耳非別其優劣也○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勢之所不可為者亦是理所不當為而理所不當為者勢上亦自行不去故注於首節兼言理勢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若離理之勢君子有所不計矣

畏天之威三節。按淺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著交隣意不必。○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小勇。○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

王赫斯怒節。游立軒曰。侵阮不已。則其害之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遇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吳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脉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

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民則其勇大矣。武王節同。○蓋以文王之勇而形出好勇之不足為疾也。要看得言外來歷處。○翼註曰。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

天降下民節。張彥陵曰。天降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辭。○饒氏謂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君字即指武王也。○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焦漪園曰。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

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節 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
卽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克既剪
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圉
便是知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
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三節 張彥陵曰非上之非是非
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叢謂樂民四句泛言上下休
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者身上說亦
不是○張彥陵曰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模
寫一段渾融淡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
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

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已是人君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
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天下此全是太
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節 翼註曰何脩脩字亦莫放
過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所脩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節 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民
不得殊不是吾以爲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
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翼
註說叢俱以此節重在省耕省斂然看來殊不必蒙引
存疑淺說亦皆大槩說○玩存疑則補助不止是發倉
廩勿拘爲妙○四書脉曰觀夏諺所云安有人不得而
非其上者○張彥陵曰爲事亦所以爲民此意只可渾

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爲爲事省耕二句爲爲民遊。豫乃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蒙引存疑雖有分別之說。然此是解字義有此意。若此章正義自當作一意看也。

今也不然節。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者。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與大全熬米麥乾飯語較合。○按麟士此說與蒙存淺說不同。然似可兼用。○蒙引存疑俱云胥讒就是作慝。不是淺說明。○張彥陵曰。讒是謗。慝是怨。還作兩意。因其有謗言而見其有怨心也。○方命虐民句。只是上面意帶說下來。言彼既方命以虐民而飲食之若流。又

爲諸侯憂也。飲食若流。是指食前方丈之飲食。存疑謂是就糧食一句說。不是。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節。四書脈曰。從流節是實事。不但釋其義也。○張彥陵曰。兩忘反。兩無厭字最重。○翼註曰。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然須知此種亦是互文耳。

先王無流連之樂。二節。翼註曰。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按晏子曰。中實兼今時之弊說。但不是聽他自擇之意耳。存疑最明。

景公說節。張彥陵曰。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上。○樂所以名徵角者。只取其切於民事。蒙引景公作樂不止二

音一段此另是一意蓋疑其或如此也不可兼用○顧
麟士曰前曰事民後曰徵角是篇中眼目照應處亦未
必爲後人穿鑿○景公似不宜作樂其作樂者僭也○
徐岩泉曰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惻忠愛
念頭欲致主於王道誰能櫻人主逆鱗畜止其欲孟子
此言直是借晏子來表已愛君之意正感動王心處○
翼註曰畜以言言好以心言○說叢曰好君而畜之者
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
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復禁則扞
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矣○大
全辯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
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按衍
封還詔旨皆所謂畜君好君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總旨 四書脉曰此章以行王政爲
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
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
王政一意○按以行王政爲主最是但睡菴又云前是
正而論之後是婉而通之則不是按前三節亦是婉而
通之耳○張彥陵曰孟子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
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
誘進之詞○又曰舊說重毀邊新說重已邊新說爲是
人皆謂我毀明堂節 楊復曰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

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

夫明堂者節此王者只是以位言淺說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最得○張彥陵曰按明堂之制久矣宣王豈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未必無歆慕之意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歆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又曰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

王政可得聞與節 大全辯卓菴張氏曰北魏文帝欲立逋亡緣坐法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向魘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四書脉曰真是老安少懷天地父母之心○

焦漪園曰文王仁心之流切充滿處如此

善哉言乎兩節 四書脉曰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玉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何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又曰按公劉遷邠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上節看兩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好貨好色上看出盡性來其意有二一是所好得其正註所云循理是也一是能推以及民註所云公於天下是也引公劉詩見其能推以及民也引太王詩見其所好得其正也各是

一意然此章本意重在與民同上故於太王詩下補說
當是時三句見其亦能推以及民公劉詩下却順接故
居者三句不補所好得其正意也○周公亦可謂好貨
觀周禮可見文王亦可謂好色觀二南可見○直解曰
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為居
止之所○按依直解為是睡菴謂百姓皆胥相以居恐
不是○蒙引謂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已愚
謂此段當改云究太王之好色止於爰及姜女而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而已蓋孟子說太王好色處不但在爰
及姜女尤重在無怨女無曠夫也此處睡菴說得明○
張彥陵曰當是時三句在避難時說蓋惟太王不與狄
人爭鋒所以民人得保其室家耳○心志蠱惑用度奢

侈似是對說○夫不能行王政之由不必如存疑謂卒
歸於好貨也○大全辯平菴張氏曰先儒每謂賢人之
言必引而自高看孟子此章答問全是因勢利導至不
難屈古人以坤已說何嘗自高乃知孟子持身雖嚴至
開導人主未嘗不平易委曲

附明堂考 禮書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

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謂南北之深廣四脩一其廣益

七步有半也五室三四步四角室皆深四步四三尺四

室其廣皆益以四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室之四旁各

以兩窗其為八也白門堂三之二門側室其深廣比室

三之一門側室比正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陸高三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商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立堂。皆分左右。今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

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皆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

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賡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又曰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按依禮書則明堂有五室十二堂。十二堂環列於五室之外。依朱子則明堂止有九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堂也。朱子之說似從大戴禮。今當以此爲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竊意所謂太廟太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二堂之說爲非耳。餘俱可從。○又按依禮書則夏后世室殷人重屋。皆布政之處。非路寢與宗廟

也。○又禮書曰。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者。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時魯倣其制。晉倣其名也。○又按月令之明堂與孟子之明堂不同。月令明堂指其南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堂則兼指九室而言也。○顧麟士曰。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恐仍以丈尺度之。但堂上用筵。故度以筵。猶室中用几。故度以几耳。用車之軌亦必不是。以軌度之以軌之長短之量度之也。○又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兩名。麟士謂皆劈斜半爲之。殊杜撰。○大全辯或曰。明堂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必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

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辯而知其謬矣唯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獨朱子明堂圖說所謂明堂想只是一個三間九架屋于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二尺言明堂

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纒為之以昭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

王之臣章張彥陵曰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又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槩冷諷他不著宣王身上○蒙引謂直說在王身上不是○別解四境之內不治

正左右爲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愧。○沈無回曰：王顧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症而牙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在將出畫之日乎？○又曰：人悔則不暇顧，慙則不能言。三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慙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也。○按依沈說，則王未嘗知慙也。然大李輔氏則謂顧左右以釋其慙者，蓋王之所慙者爲孟子所面責，所不知慙者已職之不盡也。二說原不相妨。

所謂故國者，章總旨。張彥陵曰：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爲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所謂故國者節。四書脈曰：所謂故國二句有兩個之謂。

字說者遂云：故國之得名，以此不以彼。然實自國脈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張彥陵曰：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然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卽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者二句正是無親臣處。○睡菴亦主此，與蒙存亦合。○吳因之曰：昔進今亡，昨日今日字面不必太拘，只是言纔進用輒便亡去耳。全在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爲無親臣也。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節。司馬溫公曰：爲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僞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國君進賢兩節。吳因之曰。本說進却提起退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是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個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須知兩段固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但作文自兩扇不必分輕重。○卓菴張氏曰。矯偽如新莽。天下且爲訟寃。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主亦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當斥遠左右諸大夫之私。尤慎用國人之公可也。

左右皆曰可殺節。李衷一曰。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爲者。無如殺人一件。三翻五覆。毫不敢悞。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

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影借相形意。○按此又是一說。與存疑作帶說異。與南軒新安之說亦異。因之主之。然玩註似本不如此。若陳大士講此節云。如不得已之心。用以殺人。且可。况進賢乎。則又是一說。○翼註頗明。依存疑只是命討平說。而重在命邊耳。因之諸家將上條作影借看。殊屬不必。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節。李九我曰。上面踰尊踰戚。孟子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到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蓋唯爲民父母。方可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故國耳。○此與首節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翼註曰。末節不是說效驗。玩然後字可見。不如此則有忝具瞻意。正見其當慎也。承上

重用賢邊不重用刑○徐自溟曰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若屈而民之意獲伸方是父母為赤子招好去惡之道玩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也乃難之也○湯霍林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與大學絮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土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纔與上慎字相關

湯放桀章 此章仁字具亂字而與義對說之仁朱子小註謂賊仁者無愛心而稽恣之謂也稍差○翼註曰義者事物之宜本有秩然之序今賊義者顛倒錯亂無復秩序辟如一部書將篇次顛倒缺壞便成殘編斷簡矣故謂之殘○方文伯曰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便有扶植綱常意在○此即圈外意

非孟子正意故圈內不主此然大士合圈內圈外而並言之亦似妙也○陳大士曰齊王之暴政多矣挾一為君之分以馭於臣民之間方欲藉此以自固而孟子從而易之以奪其所恃之權若曰毋為桀紂則已矣而有之寧無虞乎齊王之逆謀久矣持一自帝之心以觀乎邦駢之問方且語此以自嘗而孟子從而難之以沮其所出之計若曰其為桀紂則已矣即無之敢自冀乎

為巨室章總旨 吳因之曰通章大旨只是欲齊王重用賢人却全把愛國家襯貼出來言欲為國家須大用賢人今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便是不愛國了國家何可不愛則賢人何可不大用乎蓋舉其所必愛者以激發其用賢之思不是以用賢愛國作兩開看○高中

玄曰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諛言以諷下節只因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雖各爲一喻意實相承爲巨室節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不必在幼儀上著

迹講學字緊對功利之徒方合○張彥陵曰欲字要重看有不肯自小意○董思白曰昔日所學正爲今日壯而欲行乃孟子自寓意○四書脉曰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委心從之便是曰姑舍明知其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庶幾卑而易就可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璞玉於此節張彥陵曰愛國不如愛玉是下節之皮不任賢則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脉貫通○又曰則何以以字作故字

齊人伐燕兩節張彥陵曰勿取取之雖兩開說來然其意却在取一邊故援天以神其事○愚謂五旬而舉未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之天則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

取之而燕民悅節四書脉謂文武兩邊須抑揚重勿取邊不是玩蒙引自見○楊鞭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天與之也而不取三分有二是人與之也而不取所以爲至德豈謂取之不悅而不取哉况文王之得民豈淺於武王其爲取之而悅一也但使文王至武王之時只是事殷故取之悅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孟子之意只主於諷齊王言以文王之德猶謂商民不悅而不取延至武王後取取豈可以易

言哉。○謂取之悅亦不取此意。不是蒙引已辨之矣。○
張彥陵曰。按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
意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不必深為別白。○或謂欲得
民心。當施仁政。然則文王豈不能施仁政者。曰。文王之
勢固不可與燕齊之勢並論也。玩當路章可見矣。
以萬乘之國節。

齊人伐燕取之章總旨。沈無回曰。燕之亂生於子噲子
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
著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置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
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為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
君而後去之一著。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
則脫禍之策。相去于萬矣。

齊人伐燕取之兩節。張彥陵曰。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
弔民。然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平不止不變。此二句
即在弔其民中。抽出其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慢上。○
湯霍林曰。怨與望只一意。精神全本天下信之信字極
妙。此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
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四書
臚曰。望雲霓。此是看望民望之。是想望稍不同。
今燕虐其民節。沈無回曰。燕民之饑。食壺漿與雲霓之
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
各節俱重下半段。○張彥陵曰。若字作已然事。不可認
作設詞。天下固畏齊之強也。此畏不是好畏。乃何隙之
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焦

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依雙峰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誅于嗇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不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了依蒙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取是其不是處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峯而誡蒙引愚謂蒙引是也雖蒙引亦頗游移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峰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豈亦不悅則取之矣○又若依雙峰說則上章取不取當抑揚重勿取邊矣不可從淺說亦從蒙引

王速出令節

徐敬弦曰此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

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著猶有第二著也○四書脉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張彥陵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為主

按伐燕事斷從通鑑為宣王十九年事但是年乃宣王末年而燕人畔又在其後二年則疑伐於宣王之時而畔於閔王之時故蒙引取黃氏曰抄之說以孟子所稱齊王而不曰宣王者盡屬閔王甚是○但蒙引又曰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

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舉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齊閔王後又伐燕，燕嘗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閔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也。此雖似有理，然玩齊人伐燕取之文法，似非指取十城事也。不可從。

鄒與魯闢章總旨 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鄒與魯闢節 四書脈曰：書鄒與魯闢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疾視句蒙引曰：若宥之而不誅，則後

日將習此澆風。麟士曰：言今日無以謝有司，看來當兼用本文是主。後日言謝有司，意在言外。○翼註曰：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

凶年飢歲節

張彥陵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公只曉得有

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君的。○張彥陵曰：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顧麟士曰：爾莫字正對故曰出乎爾反乎爾。○上慢殘下不必側重，有司此處君有司平說自妙。至末節則又側重君身耳。○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邊不必兼德。○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認不

然只反得有司矣。

君行仁政節。張彥陵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太狹。○又曰：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蒙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長上句相應。○親上死長，斷依淺說；翼註指有司言，蒙引謂親上兼君有司者，謬。○親上斷依蒙引存疑，就平時言，淺說謂親之死之俱在危難者，謬。○按：可使制疑句，蒙引亦以親上屬危難，姑俟再定。

滕小國也節。徐徽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翼註曰：是謀非我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書脉曰：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變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張彥陵曰：致死要見是平日仁政所感。○徐岩泉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移禍爲福之理。○李忽齋曰：是則可爲，只說箇理之所可爲者在，是非謂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

齊人將築薛兩節。四書脉曰：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爲大王。

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迫於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圖存耳

苟為善節 張彥陵曰君子創業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固
有為善而不必王者若取必於王并為善之心亦不純
矣○此章存疑淺說所解似愛翼註騎墻之說恐未是
辛未閏七月初四衛副憲既齊云此章為善專主既遷
之後言極是但衛云遷國如紀侯大夫之類恐太說煞
或當時滕國另有別邑可遷亦未可知先要明白了如
何樣遷方可講如何樣為善○或如少康之 成一旅
則當學少康之事或如衛文之楚丘則當如衛文之事
○按註合後世可繼續而行只就事上說○附淺說曰
為善只作脩德行政說上章教以死守亦兼愛民一意

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為善一意為善即所以愛民也得
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亦不可
也故曰民者邦之本○又曰今滕為齊所逼不得已而
遷之可也然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何
以遷國非為善何以得民○應以淺說為正 辛未閏月
五日

竭力以事大國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
並說意重在守死邊孟子叙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
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絕意自可見○又
曰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勢不得不死守孟子
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儒者多說
滕無可遷處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

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蕞爾。豈無別邑。戊午五月。

竭力以事大國節。顧宗孟岩叟曰。事之六句。正太王緩狄之策。預定遷國於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纔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牽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張彥陵曰。屬耆老而告之。不是與民訣別之詞。是幸民而去之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依南軒作與民訣別之言。則后非眾罔與守邦。且以累世之赤子而委之狄人。非仁也。况公劉之遷。固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其說誠難安矣。依蒙存淺說。翼註則又似太王有強民之意。看來二說兼用。為是願從者從。願留者留。太王固不欲去之。亦不

欲強之。如此說方無病。○張彥陵曰。仁人以平日有德於民言。此是邠人相告勉。以急於從遷之詞。○翼註曰。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

或曰世守也兩節。翼註曰。註解世守云。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

魯平公將出章總旨。王鳳洲曰。此章與公伯寮懃子路章同意。聖賢於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而小人無能為也。正是警制奸邪之意。

魯平公將出節。顧宗孟曰。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閣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章素文曰。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強周旋意思。在臧氏讒口。方敢乘間而入。○翼註曰。禮義淺看。只是裁制

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

樂正子入見曰節。張彥陵曰：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禮不平。○又曰：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禮，制宜之義。○此因後喪踰前喪之說而言，何以不舉喪禮而舉三鼎五鼎之祭禮？曰：葬用死者之爵，孟子於後喪前喪，或未必有異也。故特舉祭禮以詰之。若以後代封贈之例推之，則只是舉祭見葬耳，亦可俟再定。

樂正子見孟子節。張彥陵曰：行止主道言兩或字，就人看，然二句不平，重止一邊。○李九我曰：不遇魯侯，遇字須重看，須是志同道合，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以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叫做遇也。○按九我說與伯

玉同。○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於臧倉固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陳伯玉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按蒙引曰：孔孟之不得行其道者，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孔子之不見害於人者，天之未喪斯文也。饒氏却以論語天之未喪之天字，對此天字說為一則取必於天，一則取必於己，亦看得天字未透徹。故岐而二之矣。蒙引此條未是。若以饒氏將孔孟岐而二之為不是，則可若謂其將天字岐而二之，則未也。○太全辨芑山張氏曰：臧倉雖嫉賢，僅沮孟氏耳。後世如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竟傾詆令自裁死，天子痛悼，終莫之

罪尤甚者唐玄宗時四方奏請委大闢高力士省閱乃
進小事專決將相皆厚結力士以進如此則士大夫出
入嬖人門下進退之權皆闖人操之又不必如臧倉之
設巧辭以沮孟氏也至穆宗而後八世為宦者擁立凡
七君上脅天子下賊宰相奴戮朝士與方鎮相讐而唐
遂亡嗟乎若是者豈獨漢唐哉然則宦豎嬖倖之人始
一於惑主終於喪邦士之賢且才者不見用義命自安耳
能不為天下國家痛哉○或曰有謗周濂溪於趙清獻
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
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川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
子與邢恕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
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按此皆深得孟氏家法

孟子講義困勉錄卷之三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總旨

沈無回曰通章以功德二字作

眼目圖伯計功效致王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者之
所能比○又曰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
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
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翼註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斷
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

夫子當路於齊四節

翼註曰前四節勿露出伯字方不

碍管仲以其君伯句○又曰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
子不及子路也○張彥陵曰兩就賢都論人品不論事
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

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伯業說。○楊龜山曰：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乘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卑不足道。○按註以曾西爲曾子之孫，悞據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申，曾西之學於是可考。又楚公子申亦字子西，則曾西爲申無疑。○翼註曰：不可說曾西不爲，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又曰：言管仲以該晏子

管仲以其君霸節

以齊王山反手兩節

張彥陵曰：德兼政教說大行卽上

洽字意。○四書脉曰：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文王何可當也節

翼註曰：朝諸侯卽是有天下非既失

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皆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張彥陵曰：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之在下，有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又曰：微子微仲比于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時勢二字雖在下節，然此節點出亦不妨淺說。講此節明說以時言之，以勢言之。云云。○四書脉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家之地與民也。

齊人有言曰五節。張彥陵曰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鐵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謂有智慧有鐵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鐵基。雖有時勢而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四書詠曰德行原是速的。如文王之百年未洽。非德行之不速。德之成功不能速也。○顧麟士曰古人馬必駕車馬。遮騎置之說。恐亦是漢以下事。殆不足據。麟士此疑。雖是然亦安知古人於驛不獨騎馬耶。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總旨。賽合註曰養氣章時說。並以知言養氣為主。却未是通章。還以不動心為主。心者功業之本。故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縱有旋乾轉坤大事。不免此心忙錯。要須整齊安。

排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心體力量已沈。隨手應去。直做到底。更無退縮屈餒之時。全是以理內主。即夫子一貫之妙也。○張彥陵曰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為目。願學孔子為宗。○王觀濤曰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與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理願學根脚。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陸聚崗曰通章把一心字為綱。知行二字為目。而以理字為主。○湖南講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大全辯看養氣章多祖陽明。而排朱註最謬。

夫子加齊之卿相節。當大任只是平常應酬一般。方是

不動心。註恐懼。是埋養氣根脚。疑畏是埋知言根脚。○
湛甘泉曰。夫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
動心者。何也。常活而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
也。四十不動心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
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也。
若見則夫子過孟賁遠矣。節。四書脈曰。是不難。謂不問
其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卽告
子亦先我不動心。○翼註曰。先我是不待四十。○佐案
曰。提出告子。乃賓主相形法。北宮黜。孟施舍。賓中賓也。
曾子。主中賓也。先完賓中賓。主中賓。纔及正賓正主。且
先叙告子。而後自叙。到後以未嘗知義結。最有次序。○
張彥陵曰。按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

心之道

不動心有道乎節。張彥陵曰。有字虛說。○許白雲曰。有
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懼爲主。
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悍強
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黜之養勇也節。翼註曰。北宮黜節。一步進。一步看。

○按翼註與東陽許氏合。最明。麟士謂自不膚撓。至不
受於萬乘之君。是彼不可加於我之意。視刺萬乘。至反
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蓋不受內已有我
加於彼之意也。○賽合註曰。要模寫他必勝意。蓋膚撓
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處。受挫不刺。非勝也。
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惡聲不反。非勝也。必反。便是必

勝處。○按李九我曰其膚挺然而不撓目凝然而不逃。此說亦不是。只依麟士解方得。賽合註謂此說於必勝爲主意。不觀貼是也。○褐寬博只是一件。蒙引已明然矣。只從其一件之說爲是。○講曰。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侯處。故遂接以無嚴諸侯云。○四書脉曰。視刺三句。正不受萬乘之事。刺萬乘只是設言。無嚴諸侯却是實說。○說叢曰。二谷云。秦舞陽殺人人莫敢迕視。至秦庭則變色。猶知有秦王也。所以不能無動。○惡聲至必反之。大全蒙存翼註。脉俱兼褐寬博萬乘說。釋說單指萬乘言。不可從。○吳因之曰。黜二節。

不是實叙當時行事實述當時口語。是極其形容話頭。孟施舍之所養勇也節。張彥陵曰。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說話。此時猶未戰也。亦尚未嘗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勝猶勝相反。末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不可泥註。遂把猶勝作無懼說。○此註是倒釋體。須辨。○彥陵又曰。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吳因之曰。孟施舍節。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口說如此。孟施舍似曾子節。翼註曰。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視。非真可同日語也。○賽合註曰。似只似其氣象。斷當依註以人已相似言之。新說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悅在外者也。黜務敵人。敵在外者也。此所以相

似此說斷不可從。○四書脉曰：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節。翼註曰：自反不縮，不過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理直氣壯一邊，勿以善藏其勇，善用其勇平對。○又曰：往而敵之，如以一是一是，矯衆非以一正抗衆邪之類。○睡菴謂：自反指平日所爲言，非臨時也。按此亦小誤。自反只指臨時，但本於平日所爲耳。○四書脉曰：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臨敵時視縮不縮爲勇。怯若既自反不縮，安得爲大勇。○宋羽皇謂：往千萬人之勇，易見，憍而寬博之勇難知。此邪說斷不可從。○鄒德溥昔者曾子二節文曰：當其憍也，以理自裁。君子謂其能養勇，當其往也，以理自壯。君子謂其能用勇。○按

此卽宋羽皇之說，似亦可從。巳酉四月。○大全評維立

陳氏曰：憍往都是勇，不往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情神蘊蓄處。○丘月林曰：大勇只未二句見之，或以吾憍爲能怯，吾往爲能勇，總爲大勇未是。○陳氏又曰：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時，是欲擡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改過大旨。○李毅侯曰：問此處專言養勇與養氣相關，遺却知言意何也。曰：知言養氣是一串，蓋必明乎道義而後能配乎道義，則知言自在養氣之先也。

孟施舍之守氣節。吳因之曰：說守約處全要緊，恨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更

播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為主。則是心中所見與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變不搖的事物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獨得其要言外便見得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爲準矣。○翼註曰。此不如是相去霄壤意。○附四書家訓曰。舍之守氣亦是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終著力把持。終震撼得動安得自如何。如以心順理。只顧自家理之是非。其中豈不凝然貞靜耶。○右條與子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姑附於此。壬寅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夫。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的不動心。○湖南講曰。告子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吳因之曰。告子主意。大段與老莊虛無相似。一味都撇開。不令擾亂吾胸臆。○袁七澤曰。此心寂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告子之病。正在強認志氣合一。故孟子分別言之耳。蓋志氣合一。乃從容中道之候。告子陽明起手就要如此。所以成其告子陽明。○翼註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四書脈曰。故曰。乃孟子云。然非古語也。○翼註曰。持其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按持志非守其心之謂。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不持志者。乃是空守其心。不知明理以定其志耳。○

湖南講曰志可著力。而心則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四書家訓曰持志非存心之謂也。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向往。○右一條與子舊歲所見有不同者。姑附於此。○右據家訓謂持志非存心。然則竟將持志作知言看。似亦直捷。 壬寅四月 ○翼註曰理學諸公都說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底工夫。然玩白文口氣不如是也。蓋人未有不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故對舉而互言其義始備。○大抵持志養氣合言之則是一件。若分言之則是一件。亦如明知行之可分可合也。○朱子小註講持志無暴其氣。俱以喜怒爲說。蓋喜怒哀樂有在志者。有在氣者。○徐做弦曰無暴其氣只是不斷。

喪他使之盛大流行。如所云愛養精力。不殉欲忘生亦無暴氣之一大端也。○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也。○翼註曰不可說告子能持志。但不免於暴氣。蓋勿求則氣暴矣。氣暴則虧持志之全功。○按翼註不說告子能持志。亦不說告子不持志。只說暴氣則虧持志之全功。最是○吳因之曰或問黜舍既是守氣似非勿求於氣者。有合無暴之旨。否曰黜舍全靠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暴戾之極。此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著他固暴也。如黜舍把來壞了亦暴也。黜舍告子總是一箇圈子。○又曰此氣與上施舍守氣之氣本無兩樣。然此處作好。

看。施舍作不好看何也。蓋氣必與理對。施舍所守全不顧義理。故作不好看。若論氣則均是體之充。豈有不好者哉。

時說俱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而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者。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亦陽明之學也。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不得處。然彼終欲固守其心也。始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得然而已。以冥然得然之心。而應事。則亦爲介甫之執拗而已。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朱子以論性數章爲勿求於心之驗。此亦就其爲介甫之時言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而亦能應事。告子天資

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然則學陽明而不成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曰。又不然也。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則又爲委靡矣。大抵學陽明之學者。強者則至於拘弱。弱者則至於靡。○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蓋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種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夫志以下。是說志氣合一。蓋志之所在。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故陽明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以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與○黃氏洵饒謂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非

也。勿求於心，自與知言相反。其所以勿求於心者，是欲固守其心也。正是其持志處。但究其實，則告子所持之志，乃冥然頑然之志，非真能持志也。不可專以勿求於心爲不持志。○然則黜舍亦可謂能持志乎？曰：黜舍只知有氣耳。蓋黜舍者，任氣者也。告子者，任心而亦歸於任氣者也。任氣者，心爲氣使者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者，欲以心制氣而不知心反爲氣使也。故黜舍告子者，自以爲其心不爲天下所動而不知已爲其氣所動。既爲其氣所動，則又烏能真不爲天下所動也。以上五條出末條稍改

既曰志至焉節。按末壹二句，唯蒙引存疑，淺說兼善惡說。大全說約俱無明文，因之及賽合註亦與蒙存同。其餘講章則謬看者多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節。徐懋齋曰：因善養氣見浩然，不然則只是體之充耳。甚至暴之則充於四體者，且爲血氣爲客氣爲游氣。○按蒙引曰：以志對氣，則特志與無暴其氣爲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愚謂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在，不必專在養氣內。黃氏謂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更言極是。然亦須知是告子之所粗明，故畧之。此條與巴西所見不同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節。焦漪園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丑先問氣者，只依註承上文方論。

志氣而言也。大全朱子有異說，不必從。

至大至剛節。賽合註曰：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體。要
本源委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爲
氣也。至大至剛，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子○四
書脈曰：直養之後，不至消禿，其剛大的本體，則吾與天
地之氣合一，無間。自覺得高乾廣坤之內，惟吾之所運
量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無處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
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塞天地，只復得此
原初剛大本體，勿說到彌綸參贊處，恐涉功用上去。此
孟子就難言中，指出浩然體段，直見得人身與天地一
般，萬物皆備於我，氣象此等，氣非實見得，孰信得，乃所
以爲難言也。○翼註曰：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

要無害。○按合言之則一意，分言之則是二事。集註乃
是分言之下文，集襲及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俱可分合
看。○劉上玉曰：以剛大塞天地，明浩然是本意，則以直
養只現成帶說，如何用功以直養之，自在下集義有事
方著實言之。○凡言體段者，固兼體用在內，與體用之
體不同。然如此處，以剛大之體，按對下文配道義之功
用看，則亦與體用之體不異矣。但輔氏舉體該用之說，
則殊謬，宜爲蒙引所駁也。

配義與道節。翼註曰：體段功用，意亦相承。配道義在直
養無害之後。○又曰：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張彥陵
曰：配訓合而有助，單重氣一邊。○賽合註曰：此餒字就
配道義處，言下餒字就初養時言，所指不同。○四書脈

曰配義節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乎天地本體。遇著當爲的事。便配道義發出來。使無是塞天地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餒也。豈得稱剛大。須知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用處。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又曰。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然。至於此。膽魄中到遇事時。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益加百倍。非氣之助而何。○按未感時一層。當補在配字前。不可以上節爲未感。此節爲遇事也。○四書家訓曰。配義與道亦從直養得來。但亦不重養成。上只是見浩然中溢發之妙耳。○吳因之曰。配道義者。氣足以輔志。次足以輔至也。無是餒者。氣不足以輔志。次不足以輔至也。○按配道義不可專謂是輔志。然輔志實在其中。蓋有氣則知言。

持志俱能見功也。○盛符升配義與道論云。未養之氣。氣也。分乎理者也。既養之氣。氣即心也。合乎理者也。○又云。設使吾心徒有是理而無氣以配之。將必寂守之。爲枯槁冥索之。爲空虛。是則告子之治心而已矣。設使吾身徒有是氣而無理以配之。又必至於馳騫爲大鹵莽。爲剛。是則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已矣。○道字蒙引。朱子以統體言存疑。以在物爲理言存疑。較長。○壬寅七月。讀割烹章存疑。乃知所謂在物爲理者。卽是和順於道德之道也。然則朱子蒙引存疑本同一說。所謂以統體言者。卽指在物爲理者也。○順治丁酉。浙江配義與道王遇墨。使徒言其量而不知天地所以藉氣之由。與氣所以見功於天地之實。則浩然者終不可窺。○

氣非浩然則義與道雖留於天地而莫爲之助則道義亦止在天地而不在吾身惟直養者一端之道義卽有全體之氣以應之故自有氣而道義遂見功於天地。非浩然則義與道雖載於吾心而莫爲之輔則道義亦隱於吾心而奚裨事業。直養而無害者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平之氣以貞之故自有氣而道義克廣效於吾心。○又顧嘉墨氣與道義共進而有功於志。氣與道義共進而藏用於心。

是集義所生者節。王聖俞曰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義。論始養之時氣實生於義。故又曰是集義所生者。○朱子曰首二句根上來的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襲字對。取字與生字對此段大全似勝之。○賽合註曰集義猶

云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此解甚明。新說集義云者是集在義上猶言節乎人心之安也。不訓積善義不在事此說詭異斷不可從。○徐岩泉曰氣本完具於吾心不待生也。此生字對餒字說非吾心本無而忽然生出也。○王聖俞曰生字取字亦自分曉。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枝取則是強拿他來的。○冉永光曰義襲而取註云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諸書有謂卽在行此一事上襲取有謂在行一二事後襲取看來卽在行此一事上爲捷也。○愚按二說當兼用爲是。壬申四月。○宋羽皇曰襲是義在彼而掩而據之爭以爲名執以取勝認假爲真亦是可生可死可以服人而神明終不自得也。○按宋說不是依此說則是以襲爲假託矣。甲寅七月。

呂晚村曰。行字屬氣。有不慊於心。卽是不得於心。卽所謂氣壹則動志也。不說不合於義。而以不慊於心代之者。又因以起下文告子之外義耳。然此處且未重在心。只重義上。○又此節自則餒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却是實。故行有不慊於心句。重在慊於心。要見不可不慊於心也。我故曰以下。則又以義內爲主。而義以生氣之意。却補在言外。故其承上行有不慊於心說來也。反重在行上。見行之得失。係於心之慊否。而要求慊於心者。必須行皆合義也。○又曰則餒矣。下過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蒙引用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昭昭矣。此卽註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來。存疑謂其遺了氣之充餒一

截固是然。玩註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一句。則氣之充餒意。自補在以其外之也。下原是無漏也。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又我故曰三句。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論其不求於氣也。卽使知求於氣。亦爲慊舍之守氣耳。豈所語於浩然哉。○吳因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此不重斥告子之非。只重吾人當以告子爲鑒。決不可以義爲外。而自懈其集義之功。亦猶下節舉宋人。只重當戒宋人。而自防其助長之害。語意一樣。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沈無回曰。必字是承上文之詞。言

必也如是而後爲集義耳。若有事焉，上著一必字，卽是正助之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文重拈心字者，非雙峯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時說又謂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曰必有事焉，此說雖合於理，然本文事字却非行事之事，只是以此爲事之意，乃虛字也。○其曰勿正者，聽氣之自生而不欲以心期之也。曰心勿忘者，惟知從事於集義養氣而不欲獨任其心也。蓋此是言集義養氣而非言持志也。○李毅侯曰：正則必忘，忘則必助，是一箇病痛。如告子平日不知集義是忘，到臨時義襲暴氣却又助。○賽合註曰：助想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

舍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閔苗便是正，掘之便是助。天下句借苗言氣，謂夫天下之養氣者，義未集而先以期必氣未完而先以助長，求其不以助苗長者而助氣，蓋寡矣。此其心得無以助之有益而無害，又得無以助之，猶愈於舍其所事，不知以爲無益云云。○呂晚村謂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嘗有相因之說。愚意說句句相因亦得，說句句不相因亦得。○說叢顧仲恭曰：正忘助三項，人俱是求於氣而失之者。若告子則深然，求氣之動志而勿求之矣。世人強把告子扯入助長內，有何相干。○按此雖駁得是，然余前說頗精。○吳因之曰：趨視而苗已槁，言不待久也。已在趨上見槁之速意。○翼註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

養氣言。○張彥陵曰不耘苗是忘也。○析疑曰不耘苗亦是做過工夫的人非無苗也。但不耘耳。○告子始也任心而不求氣是不耘苗者也。既也任心而卒歸於任氣則是助之長者也。但此處只重在助長一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存疑說雖明實然淺說尤周密。○張彥陵曰此害字正與直養無害害字相應。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吳因之曰孟子助長之戒深造以道之說便是繫辭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段議論聖賢說道理說為學前後只是一派。○又曰須知至大至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段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功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按此則至大至剛四節俱宜就孟子自家身上

說

何謂知言節 吳因之曰連舉該浮邪遁者見憑他千般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四書脈曰該淫雖偏見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久純是一片邪說畧無依稀近似矣。○張彥陵曰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主持世教然毫釐之辯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為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為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之病皆由於心之失則所重在心矣然須知此處孟子之意不是欲人守其心乃是欲人求其理於心耳若守其心則即是告子之

勿求於心矣。

宰我子貢節。直解曰：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子
閔子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則言語德行都兼有之。
○附蒙引曰：問善言德行是亦兼言語德行而有之乎。
曰：丑之學識粗淺，蓋以爲只是善言德行而已，不能善
說辭也。以此當孟子之善養氣，若以理言則實是兼言
語德行。然公孫丑之見不及此也。○按蒙引原有二說。
此說雖似優，然玩下文具體而微句，則丑非見不及此
者也。故不敢從。曰：然則冉閔已兼有說辭矣。又曰：孔子
兼之何故？曰：丑之意以爲冉閔顏子雖兼有說辭，然終
是德行多，故只以當孟子之善養氣耳。○賽合註曰：辭
命字卽爲命之命，不必分文辭命令。○張彥陵曰：以

辭命人故謂之辭命。○吳因之曰：夫子既聖之言，非如
下節子貢真見孔子爲聖，而以是稱之，只是說夫子勇
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辭命則不能句，正
照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輕看。註中兩自謂，要重看。○
四書脉曰：此是推尊孟子，勿云過於自任。○按二說不
同。睡菴爲長，但丑之推尊亦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
子自任而因以推尊之耳。

惡是何言也節。翼註曰：卽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卽教
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於仁智，亦
不是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按翼註說得固好，然依
愚中庸自成章解，卽作由仁智而後不厭不倦，亦似不妨。
姑俟再定。○睡菴謂養氣得孔子之仁，知言得孔子之

智者非也。此仁智既分，貼教學則與他處作知行看者，自稍別安，得以知言養氣貼之。

昔者竊聞之節。論語喟然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底地位了。此節註又謂其未廣大何也。曰論顏冉之詣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盡也。故白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之耳。不可竟謂其未大也。姑舍是節。翼註曰：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不可貶了諸賢。

伯夷伊尹何如節。翼註曰：不同道且虛下面，是清和與時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湛紂泉曰：孟子生平得力全在知言養

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阜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游孔氏之門者，詖淫邪遁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求氣之養者，吾弗之知矣。○賽合註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句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及孔子，碍下班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節。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張彥陵曰：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賽合註曰

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按賽合註。最是蓋此處說得虛。所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附淺說曰。蓋自古聖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按淺說。便說得實了。

然則有同與節。賽合註曰。然則有同節。輕輕看。重在後面異上。○吳因之曰。得百里二段。是形容德之盛。心之正。非正指其德與心也。○張彥陵曰。上二句論力量。下二句論心術。相承說是一事。然行不義。殺不辜。却是推原其心如此。蔡虛齋以假使二字作轉語。最妙。○徐自溟曰。於有爲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爲處。見無伯之心。○

德之盛。德字卽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爲事業之本。故曰根本。心之正。心字卽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爲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敢問其所以異節。直解曰。丑又問夷尹之與孔子。其根本節目之同。則既聞之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四書脉曰。敢問其所以異句。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洪覺山曰。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著眼目。自思得之。○翼註曰。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輕。

以予觀於夫子節。大全辨卓菴張氏曰。三子之語。前畧後詳。雖同爲尊聖。初無淺深。而孟子位置諸語。實有互相發之意。夫以成敗論人。無不軒堯輕孔。宰子獨謂孔

賢於堯舜。此見既定方可與論聖。故先宰子。然言出宰
子。又無事實。將不免阿私之疑。至子貢差等百王。則事
有據。而言有徵。故次子貢。然又恐人視聖太高。不可學
而至。惟推本於民。然後知孔子非有異於人人。自異於
孔子耳。故以有若終之。

見其禮而知其政節。見其禮二句。朱子謂是大槩說。蒙
引存疑。遂皆含孔子在內。殊不是。麟士得之。○翼註曰。
政德與其人俱往。禮樂則流傳於後世者。禮以飾政。故
見禮有煩簡。則政中之質文可知。樂以彰德。故聞樂有
美疵。則德中之性反可知。○存疑謂凡人見於身者。禮
度可觀。則設施之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
王者言。最明。然則蒙引謂但其發於辭氣之間。音吐洪

亮而氣調和平。則其所存斷然可知。亦然也。○存疑謂
德須兼功說極是。蓋依上節事功例也。蒙引疑此說殊
不是。○看來德兼功說。而其意反重在功也。或卽以此
德字指功及物者說。亦高。○賽合註曰。重德政。不重禮
樂。○吳因之曰。生民未有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
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
政。僅行一時而已。

豈惟民哉節。張彥陵曰。豈惟民哉。喚起合同類意。然說
個類。正甚言其不類。○王聖俞曰。類以有生之初言。萃
以有生之後言。○四書脈曰。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
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不是兩平語。出類云者。同得
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

拔萃云者。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高乎一國。在天
下高乎天下也。○未有盛於孔子。只依淺說云。是出類
拔萃之尤者。不必云出乎羣聖之類。拔乎羣聖之萃。然
兼說似亦可。○吳因之曰。謂未有盛於孔子者。蓋其立
言垂訓。爲後來準則。使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
形。各盡其性。凡後之踐形盡性。以稱聖於天下者。皆夫
子之功之所貽。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
一時之事而已。故以爲獨盛。子貢德政盛於百王。意亦
如此。○又曰。三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說。必把堯舜百
王來形容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然
所謂事功。不重紹述往聖之功。全重垂憲萬世之功。三
言皆當以此意體會要之。此意孟子所謂生民未有中。

已該得了。但丑不悟而復問。故如此申說明白耳。○教
龍峰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
於夷尹而表已。願學意不必泥其說事功。某說道德。○
以力假仁者。霸章總旨。翼註曰。舊說上節言王霸感人
有誠僞。下節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僞也。近見一說云。下
節卽是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待
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云云。又向待大哉。
此見甚高。○按翼註後說。卽蒙引之說也。四書味齋合
註說叢皆主之。其所謂舊說者。則存疑。淺說皆主之。當
以蒙引爲正。

以力假仁者。霸章。惟適張氏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字連
上爲句。不可於者字一讀。此是從成伯後推其所爲。皆

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霸，則是教。梁海盜矣。語意離合間，便有天淵之隔。讀者不可不慎。○大全辯中洲金氏曰：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論其王天下與霸天下之功業也。○張彥陵曰：仁指及人之澤言，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霸王字定其人品，不作事業看。○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心，以德行仁，卽是以天德行王道也。○說叢曰：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仁則榮，章總旨。張彥陵曰：按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是時三字上。仁則榮，節。張彥陵曰：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

上看，榮卽人畏辱，卽人侮，兩則字便各含自求意。如惡之節。張彥陵曰：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竦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卽是貴德。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翼註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正君善俗脩政立事，且勿露出，蓋此卽下明政刑事也。○賽合註曰：位輔弼之位，職庶司之職。○彥陵曰：國家之事，一日二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大全辯或曰：戰國所謂閒暇時，搶攘暫息，無敵國外患耳。說持盈保泰者，誤明政刑，必須反其平日所爲，宜切戰國時勢言。○須知及是時，不特閒暇時方有，卽貴德尊士內，亦何嘗無。迨天之未陰雨，節。張彥陵曰：迨字正與及字應。○翼註

曰知道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在下一二句。且慢說。○又曰。能治其國家。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今國家開暇節。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兩節。張彥陵曰。以其防於未雨。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說。○吳因之曰。講自己求。須切未雨閒暇意。乃是若泛泛說。個自己求。便非旨。○魏莊渠曰。人之禍福。定於有生之初。合下稟得福厚的。因為惡減了些分數。稟得福薄的。因為善增了些分數。皆不可知。又氣化有盛衰。彼小人有撓倖。獲福而免禍者。此特一時之變。久之必復其常。古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諺云。天有記性。無急性。其言皆是至理。○人莫不以顏子之貧。天而疑其福

之薄。然安知其非。增至於此。莫不以盜跖之壽。終而疑其福之厚。然安知其非。減至於此。

尊賢使能章總旨。張彥陵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尊賢使能五節。正德庚午程文云。衆賢之中有俊傑焉。乃德之異者也。衆能之中有俊傑焉。乃才之異者也。○四書脉曰。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張彥陵曰。市是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為之者。○沈無回曰。言廛而不征。則法在內。言法而不廛。則不征在內。○彥陵又曰。問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

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此說與蒙引不同。似亦可兼用。○治市之術。有抑有勸。廛與法。抑之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之術也。首句是於其盛時而勸且抑也。次句是於其衰時而勸且抑也。合二句看。則是權其盛衰而爲勸且抑也。不可謂盛時專主抑。衰時專主勸。○王麟洲曰。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蓋先王節用愛人。自助法公田外。其餘不欲分毫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諸法可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攪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丘月林曰。就市中交易言。故曰商。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論來廛而不征之廛。承上市字來。則專指後市之廛。廛無

夫里之布之廛。則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廛。於義爲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別解廛義。亦槩指爲市宅。何也。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廛字亦欲作後市之廛。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廛。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處耳。戰國雖重斂。未必槩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廛。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時因而重斂之耳。集註定爲市宅。不爲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此是廛無夫里之廛。後市之廛。是廛而不征之廛。而疑朱註之無分別。乃回護之曰。雖均爲市宅。但彼是商之市宅。此是民之市宅。夫左右三區之廛。可以謂之市宅乎。亦附會矣。●附翼註曰。五

節塵字有兩說。一說依許行願受一塵而為氓例作農夫之市宅。所謂二畝半在邑者也。一說依土文例作商之市宅。似前說勝。○按依存疑則是後說勝也。○附蒙引曰。夫里之征。先王設此。本以罰游惰之民。非常賦之制也。如市宅之民。已賦其塵。猶為常制。今既塵之。又令出夫里之布。不以為罰。乃以為賦。○又曰。所謂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是惟正之供者。常法也。此所謂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却是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之暴君。汙吏。乃承之。以為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按依存疑說。則雖戰國時。此法亦止行之於商。則仍以為罰。而非常制也。○楊升菴曰。氓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此

說自用脩始集註。並無此解。麟士以孫疏野人之解為非得之矣。而亦主用脩此說。則誤也。○沈無回曰。市塵等。在先王之世。不過常政。戰國行之。便是創觀。

信能行此五者節。張彥陵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從虛文粉飾。惟信可以動人民。字包土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生來。天使專以征伐言。○張賓王曰。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翼註曰。天使。依註兼廢興存亡說。而側重廢亡。邊如云。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節。張彥陵曰。曰人。則無古今爾我。

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翼註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李衷一曰看一個斯字何等迅捷何等快便何煩思量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之怵惕惻隱其不期然而然火始然泉始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亦是此斯的氣勢○又曰以不忍人之心二句只疊上文說下○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言○註似缺擴充一邊者蓋存焉者寡卽是不能擴充意○運掌句翼註四書脉案合註俱云不作效說看來此句非效而何但其所以說此效者乃是言此皆有之心卽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掌

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非徒鋪張先王之效也此節總不重在先王上○蒙引謂註政事二字衆人皆有不忍是蓋此章既爲諸侯發則不必如此說矣○大全辯少原余氏曰治天下大作用只就不忍一念運旋出來運掌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旁皇周浹充足有餘不可不擴充意○按此節似與言必稱堯舜句一樣 戊午五月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節 張彥陵曰今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萬曆丙午江西傳元範所以謂人至怵惕惻隱之心墨曰吾嘗驗

之且晝之特反覆而不可執。以此觀心且倍徒而無算者也。吾卽驗之。平旦之復。又隱約而不自持。以此觀心。是剝復而難明者也。則何以謂皆有哉。其乍見孺子入井。○石竹林曰。石中有火擊之。乃見。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特於石火見處點之。欲人因所擊之火。悟火在石中。不擊亦有。○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季彭山曰。內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節。焦漪園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個心。○季彭山曰。天地之心。只有一個。生物此心。既未合宜。便能羞惡懼有過分。便能辭讓虛。

靈不昧。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惻隱而併及之。○翼註曰。非人也不是說名。雖爲人而實無異禽獸意。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張彥陵曰。只重在情上。蓋原情爲性之所自出。非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遂重性也。○須知與告子篇不同。

惻隱之心節。袁七澤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

端乎。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湖南講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證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

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節附說叢袁七澤曰：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賊身賊君惡名激他。若不信四端皆有，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按依此則此節全是結上文必有意了。淺說賽合註似長。○賽合註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語意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看。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劉上玉纂語類曰：誠使凡有此四端於我者，不甘自賊，察識此心知道如乍見孺子而惻

隱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只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從此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要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則此道漸漸生長，便不能自己。若火之始然，便不可遏。泉之始達，便涓涓流而不息。此知擴而充之機勢也。○末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將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其端，又在此知字前。劉上玉所纂語類頗明。○按語類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個也無妨。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得人憎，面前也是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改。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裡又要却說是

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此條似知而不能行。然却說是不能充者。蓋就萬事上論則一事。然而他事不必然。是不能充。就一事上論則初念然而繼念未必然。亦是不能充。

矢人豈不仁。人哉章總旨。養合註曰。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已。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節。翼註曰。首節是破降才爾。殊之說。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頓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又曰。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不止曲藝。○又曰。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我仁者。○徐自溟曰。勿以習為性。勿以術移心。孔孟吃緊為人。只是一意。○

巢睫子曰。治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後世。○四書脈曰。慎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明所以當擇仁而處之意。

里仁為美節。吳因之曰。是不智。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與下文不仁不智在不仁之後者不同。然不智雖在不仁前。却非推原口氣。言由莫之禦而不仁。可知胸中是非之明昧。決擇之見淆。惟不知其為尊爵。故舍焉而勿尊也。惟不知其為安宅。故曠焉而勿居也。豈非不智之甚乎。此節只言仁道之大。而不可不為。至下節方論到榮辱。然總之為莫如為仁。張本。○翼註曰。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按

翼註最妥。了凡駁註云天命之性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蒙引則取小註有是心斯有是形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未妥。

不仁不智節 吳因之曰朱子曰四端迭為賓主。○張彥陵曰仁義禮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倪伯昭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為人所役而又引以為恥與恥為弓矢者何異只甚言恥必無益。

如恥之節 吳因之曰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

仁者如射節 翼註曰射者始而正已既而求已皆由已不由人之意。○又曰由已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已所自擇人莫之禦。○註引由已不由人之言乃是釋所以

正已反已之故非正訓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總旨 吳因之曰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高向上去此處雖不可太分別大小然由由而進之禹禹而進之舜語意自是如此若只平看便不見得愈進愈無窮意。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三節 楊慈湖曰人有過旁人覺知者眾然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直解曰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吳因之曰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餽食

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作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較則不認作我的東西者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而容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爲尤夫○翼註曰過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朱子小註謂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此恐未然舜禹之別只在人已之見上不在行不行上○推舜善與人同之心其已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而善之當從而已不知未善之在已與大善之當有於已也使其猶有已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其人有善也只知有善之當取而已不知善之在人也使其猶有

人之見存焉則安能樂取如是也不可但云不自滿假若但云不自滿假則與由禹何異哉但其見已有未善則亦不自滿假之心而已朱子小註及蒙引俱得之但猶未甚明暢予故因其說而暢之○賽合註曰舍已二句正講善與人同註解兩平而以爲同善之目目條件也是把二句作二件看然意亦交互上句是以已從人下句是取人爲已故下文只承取諸人爲善亦盡兩句之意朱註亦自有見新說病之亦欠體認○姚承菴曰舍已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爲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壬甲○附湖南講曰舍已是無我相從人

是無人相。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碍。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上看。○按此與舊說以境言者不同。

取諸人，以爲善節。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求取於舜，只是囿於懽忻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耳。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也。終而與人爲善，則人亦相忘於舜矣。人已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如此說亦不妨。若說善與人同，卽兼與人爲善意，則不通矣。○因之又曰：凡樂不足以鼓舞人者，亦其樂之未至也。其曰與人爲善，只假此以深著其樂取，乃虛活形容之辭。○莫大雖與大舜有大焉相

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於第三節大字內，卽兼與人爲善意。○直解曰：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爲樂，自然益勵於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爲恥，也都勉而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按直解說助善，意淺，因之說得深。然看來似可兼用。蓋聖化之及人，亦必有淺深也。○杜靜臺曰：兩個大字，一就裕於己，說一就及於人，說惟其裕於己者大，故其及於人者大。則下面大字實從上面大字生來。○翼註曰：君子作聖人看。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總旨。賽合註曰：此章見君子不爲一偏之學。○姚元素曰：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

者須識孔孟濟時行道之心始得

伯夷非其君不事節。賽合註曰：不受也者，二句原其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思。蓋視之爲非君，目之爲惡人之朝，等之爲塗炭之免也。○按不受也者，二句只結得末段，但不屑二字意，則上三段內俱有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陶石蕢曰：凡人情事，汙君爲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使不肯展發，已能若下惠，則惟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和。○項仲昭曰：惠蓋謂世俗昏蒙而直道不足以投其好，無怪其遺且阨，故遺阨於唐虞三代之朝，則可恥遺阨於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必憫也。○徐玄扈曰：爾爲爾，我爲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人不能免，所以能和。

若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箇同流合汙之人，安得謂聖。○張彥陵曰：由由與偕，數句雖槩白處，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麟士謂此條總形容其和不形容其介，諸家說頗謬。愚謂進不隱賢，至不憫，非說介而何所謂不自失者，亦介也。爾焉能免我哉，內亦含介意，但其意則重在和不重在介。口氣若謂惠之意以爲我之和，固無妨於我之介也。何勿和也。伯夷隘節。翼註曰：不恭難體認，蓋他外雖偕，其心則謂世爲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隘不恭，不但以迹論其心，固如此。○有謂夷惠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而不得已也。夫苟不得已，則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不必回護也。○青岩逸

叟曰。君子借夷以激世。可。借惠以渾世。可。寓意夷惠之中。以爲世用。可。游神夷惠之外。以爲世轉。亦可。總之。他用他法。我用我法。此正發明願學意。○陳伯玉曰。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願學之意。○蒙引由其清不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蓋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便不妨。○然由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意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願學孔子之意。玩註自見。○大全朱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亦似有蒙引之病。○大全辯嘉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願

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免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磷不緇。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免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